

生命

历程

生命历程

吕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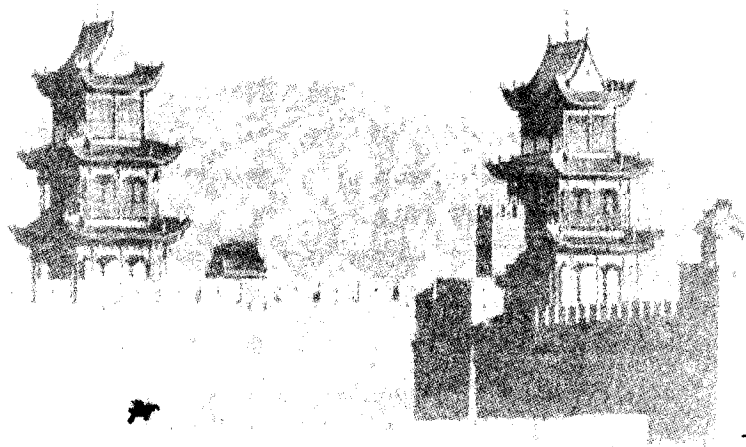
如果有条件，让喜欢历史的人找出一些史料，让喜欢心理研究的人找到人行为动机的一些特点，但艺术无论怎样反映，写真时空才是本质。

文学艺术是真时空的，它首先是满足人的精神和情感上的慰藉，



生命历程

吕杰◎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历程 / 吕杰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108-0737-4

I. ①生…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215432 号

生命历程

作 者 吕杰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737-4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言真时空	1
三峡移民	3
草原	4
红旗渠	5
往事如烟	6
保姆	7
紫色贝壳	8
小妹	9
青花瓶	10
飞逝的雪橇	12
前夜	13
石女的女儿	15
天池	16
木脑纵歌	18
枕梦的男孩	19
断层的记忆	21
苍鹭	22
迎水湖	24
芦席俚影	25
红玛瑙	27

运河婚事	29
远方呼唤	31
倒影	33
机要处	35
海湾的女儿	37
林间道路	39
藤子桥	40
一生印象	42
雾	44
温泉	46
西雅图飓风	48
江血之恋	51
白云山	53
茶社早春	55
玄武岩	57
在雪地里	60
三线钢铁	62
沙暴下的歌舞	64
近天咫尺	66
信天游	69
水井	72
一封情书	74
登山日记	77
许愿石	81
望情水	85
紫巾手帕	91
空姐之恋	96
金陵情殇	99
少女花季	102
那一片云	106



生命历程	109
第一章 江岸别母	109
第二章 邢伯遇难	111
第三章 急诊就医	113
第四章 丽人衣裳	116
第五章 皓月之夜	118
第六章 遥远呼唤	120
第七章 雪地阿婆	122
第八章 告别蒸汽	124
第九章 危急时刻	126
第十章 泊秦淮河	128
第十一章 梦中影像	129
第十二章 钟山游记	131
第十三章 生命降临	133
第十四章 自然教师	134
第十五章 错落姻缘	137
第十六章 攀妙高峰	139
第十七章 婚礼之夜	140
第十八章 隧道黑洞	142
第十九章 莫愁湖畔	144
第二十章 暴风骤雨	146
第二十一章 日食眼睛 ...	148
第二十二章 东山小镇 ...	149
第二十三章 夜游寻觅 ...	151
第二十四章 栖霞枫林 ...	153
第二十五章 告别筒楼 ...	155
第二十六章 临岩观海 ...	156

琼姐	159
房之路	160
斜拉桥	162
日与夜	164
不夜之城	168
再次相恋	173
婆媳街	179
琴手	185
阿尔法星人	193
兰菊	204
外婆与卡夫卡	209
跨越小河	211
 作者后记	 213
网络热评选	215





序言真时空



一直想写些东西，就产生了这个似乎介于通俗与纯文学之间别样的作品。

文学艺术是真时空的，它首先是满足人的精神和情感上的慰藉，如果有条件，让喜欢历史的人找出一些史料，让喜欢心理研究的找到人行为动机的一些特点，但艺术无论怎样反映，真时空才是本质。

真实，这是人们常常提及的事情。真实并不直接置于人的感觉之下，例如人们的听觉或视觉。科学领域里的真实，是数理与自然的或实验对象的统一。这种统一完全在于当同一条件发生时，我们所观察的那个实验运动状态能重复地发生，这种情形的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一定同自然本身的进程相一致，由此我们能判定未来或过去的时空，能如同人类所构架的科学模型一样地发展和运动。

在艺术和人文领域，就是探索人思维和感情的真实，这个真实并不与我们所听、所看的表象直接等同。现实的人基本上没有勇气完全地把真实的情形完整如实地表现出来，或许人们也是受着日常陈述方式的限制吧。作为人，并不是天生就是恶的，也不是天生就有善的。人恶的来源于对外界无尽地不加节制地索取，而且这种索取有其生物本能的意义。人的善，是世代代文化艺术培养的结果，同时也是道德和法律约束的结果。因此，善是需要感染或约束才能达到的境界。

所以，我们日常所看、所讲，甚至于我们平日经常反映的现象，只是生活的表面。人文艺术的善与自然生活本身的表象不会合而为一地存在。对人文科学来说，善就是真实，它是自然和生活经过人们心灵的观照而折射出来从而形成的艺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基于环境、生存，或因为隶属于某种目的的需要，从客观及主观的角度来说，都



是很难把真实的情形和盘托出。在现实利益关系的禁锢之下，人为自己的生存或存在的需要，对精神事物总是遮遮掩掩地表现。人在隐藏了恶的同时，把善本身的表现也遮掩了。

无论从自我的立场，还是从生物及自然界的立场来看，没有完全恶的人，也没有完全善的人。一旦我们从现实的人的活动中，发现人类心理上让我们得以感动的事物或活动，那我们的文学艺术就离善不远了，离真实也就不远了。

这其实就是读者所看到的，作者在从事《生命历程》的写作时的思考。有时想想，自己也有些奇怪，作品里男男女女曾经的悲欢，怎么却让作者思索和引出一个有关于人的真实话题呢？宇宙和心灵是什么关系？存在是我们还是我们是存在？我们在怎样地思索与感受呢？

以上可算是作品的序。

2010年3月



三峡移民

低矮砖木结构的平房，离三峡的码头不远。

陈妈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轻轻擦拭着那古老的红木桌。阳光从天窗照下来，她有些兴奋。一年内，日光能这样直接照射进屋内，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前些年，每天早晨，她都会去江岸边的码头望一望。如今她的腿脚已经不再灵便，她经常独自坐着想象江岸的日光。

太阳透过镶着金边的云彩，无数的光柱泻在江面，波光闪烁。激流涌进的江湾，到此却好像舒缓些，就像曾经桀骜不驯的孩子，乖巧地站在那儿。整个宽阔的码头，停靠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船只。她觉得眼下被阳光照着的雪亮的红桌面，就像那宽敞的江面。

她在国外唯一的儿子来过，孩子让她去美洲大陆生活。所有的行李已经包裹好，她被儿媳搀着，正慢慢走向传言中将被大水淹没的码头。那熟悉房屋，小卖部的门面；邻居一个矮小的老头，在日光和江风中与她打着招呼。回头侧身而望，自家的房屋顶，一颗小草在风中摇着。那熟悉多年的腹部很白的燕子，歪着头也在看她。忽然，她倒在码头长长的台阶上，就是不肯离开这里。

街道的同志做工作来了，矮小的老头与她快乐地告别。

“是去崇明岛吗？”陈妈问。

矮老头说：“是啊，我们整个街道的人都搬过去。那儿离海近！”

陈妈没有理解透矮老头后面的话，她想：全街道的人都要搬过去，她总还生活在熟人堆里。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她还做着姑娘，头上扎着两个小辫；父亲牵着她，在江岸，曾许诺她去看海。父亲走了，却一直没有带她去看海。她一生也还没有看过海呢！

她忽然快乐起来，心想就能看到长江出海口的大海。她以为崇明岛是海中之岛。海鸥就像自家屋檐上的小燕子，在海面飞翔着。

第二天，她加入了浩荡的移民的队伍。



草 原

我有时感到，自己就在那行进的列车里，思想和精神都无法解脱。

草原是美丽的，这里春天暴雨并不多。当绚丽的日光从飘浮的晨霞呈现，大草原清新的空气一直润入进你的心肺。像远方旅游者一样，旅行者多是些心情浮躁的人，他们第一眼赞叹，第二眼还是赞叹，远方的客人请你停留一下。但他们的多数还是想回内地热闹的都市。

牧羊犬摇着尾巴，随着父亲前后奔跑。今天，父亲送走一个与他几年一同在草原的上海知青回城了。他真的也想回去，哪怕看看也好，但环境不允许。然而今天下午，父亲也要送我回上海，按政策，他不是知青，是五十年代支边的战士，但他的一个孩子的我，可以回沪落户。

原野的电杆、树林在眼前晃动。叔叔的微笑，还有邻居家女孩子的影子。坐着下行进沪的列车，一同在列车窗上微笑探亲的人们。老上海火车站的铁轨被晚间雪亮的街灯照着，外滩悠长的钟声。夕阳下，外白渡的钢桥和流逝入黄浦江的苏州河。

里弄的街道还是那样拥挤。一盆新栽的月季，在木漆脱落窗扇前开放。叔嫂住在我父母原来住的小屋。他们先是很欢喜地迎接我，但很快，他们知道我像是来沪安家收房的，脸色阴沉难看起来。

一辆旧的女式自行车歪扭着在小巷中穿行。邻居家的女孩真的长大了：粉色的花衣，高耸的胸。叔嫂和她耳语着。我忽然感到刚才，就刚才那几秒钟，女孩脸上童真、纯净、质朴的表情已经消失。她带着思考，带着理性，于是，生出防备和谨慎。我望着他们的背景，在若明若暗弄堂的光影中，我独自伤感。

“爸爸！我还是想我的大草原和我的牧羊犬”

当我重新站在没有围栏的牧草场，站在父亲的面前，胡子拉碴的他带着惊讶和不解。

远方的旷野，传来马头琴演奏出来的牧歌长调。父亲竟已没有责备的意思。

蒙古族人的长调，也颂扬着草原上的嘎达梅林，其间夹有牧民姑娘的和声，我径直朝着有歌唱的白色的毡房跑去。我生命所有的希望应该在这草原。



红 旗 渠

我们家乡的山林，没有什么特色，除了险山峻岭，就是峡谷草木。枯黄的灌木，在干燥的秋风中瑟缩颤动。

新娘圆圆要出嫁了。石垒的房屋，晚秋的风穿过墙缝，涌进她居住了几十年的小屋。母亲最后一次帮女儿整理着发辫。

“随夫，敬老，不能任性。”母亲说。

圆圆觉得随夫、敬老是要努力做到，任性是可笑的。贫瘠、山道走出的媳妇，哪有性可任呢？一坛清水，从侧面倒映着她圆圆红润的小脸，这坛水就是婆婆送的财礼。村上，有蹒跚送行的老人，有多年相处的小姐妹。她们很赞叹那一坛清水，这贵重的礼物。

沿路的山岩，巨大的断层，没有植被。圆圆怎么看，都感觉那岩石像一个老人挑水的样子。几十里的山道，断崖旁的小路，担水便是生活的全部，这白天晚上都想着的唯一内容。

婆婆准备着和面，丈夫蹲在和娘家一样的石垒的房边。阳光、山岩间隐约的小道，枯瘦的草叶挣扎着，在干燥的气浪中舞动。

她的公公挑水的身影呈现山岗。就要沉落的斜阳，从他的身边放出金光。圆圆赶紧跑过去，她帮着他挑水。红色的身影在山谷间分外惹眼。一家人都笑看着眼前这勤快的媳妇。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被一个很小的石子拌着，跌倒。她曾幸福的脸被砸下的木桶碰着，没有鲜血，只有遥远山外的水源反射的红霞浸染着她，从脸颊一直印到胸口，在紫色的夕阳中尽染。

油灯下，一家人没有吃晚饭，只有沉默。

媳妇预感，以后的处境可能很艰难。夜幕中萤火虫在飞。她悄然走向山崖，美丽的草帽在崖壁的上空一直旋转并歌唱。当她的丈夫和公公去凿红旗渠时，他们奇怪地发现，无数山涧岩壁的画，都变成一个姑娘睡躺的姿态，很美。天泉之水，一直浸润着她半睁的眼睛和她那动人的睫毛。

 往事如烟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望着穿行在城市里那密集如林的楼宇间的救护车，就像翻阅着一个人全部历史一样，反反复复地看着。

阳光从对面西式的洋楼顶喷薄而出，但一会天空又乌云密布。乌云像遥远处青色的山峦，朝着我居住的城市压来。我的双眼很迷糊，先感到一阵灼热的红，在幼小睁不开的眼皮前晃动，然后便觉昏暗一片。

“没有奶水了。”抱着我的阿姨很沮丧。

警车的拉起笛声，就像今天的救护车的笛音。阿姨很快消失在茫茫的人群。有轨电车的铃声在耳边响起。其间也有枪声和喊杀声。

那不太大的小学校，已经停课。校园的院外，远处的水塘边，还有废弃猪棚改建的低矮茅舍。有时，没风的日子，你可以看见一个女人，眼睛总带着疑惑，茫然望着我们这个世界：星辰、月亮，还有日光。

有时，我在透过竹栅栏，莫名其妙地动情，朝她望着。我的一个同宿舍好友来了，悄悄说：她有历史问题，是特务。我整个身子一阵麻木，精神木呆。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人都以父母而贵，我知道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已经阵亡，但我始终不知道，我的母亲在哪里。长久的，我只想象她的样子，梦里伸手踢脚想动，但总动弹不得。我会抱住梦，想着刹那间曾出现的惊魂的人影，但浑身已经吓出冷汗。

我跟随救护车，进了白色墙壁的医院。一个在画报里才能看到的副省长来了。他抚摸着我的头，深深叹息着：“来，阿姨，就是你母亲，生命最后一刻她终于平反了。”

我扑到已经重病在床母亲的病榻。她那依旧柔软的胸，她用柔软的手摸着我的脸颊。她自言自语着：别怪妈，时光流逝。千年以后往事如烟。

如今一切繁华，如今往事并非烟云。



保姆

那是冬天，冰雪慢慢融化。阳光从厚重的云层露出，照着刚苏醒的城市，也照着保姆市场。我背负沉重的嘱托，心又像在这古城的上空无边际地漫游。我看到了我家的保姆，她站在我面前，我仿佛觉得，她的背后，并不是城市的高楼，好像是乡村曾经记忆中的那原野的雪景。

“以后你别靠我丈夫那么近！银毡掉了，准是你偷的！”妻子对小保姆说。

我带着不安，带着惶恐，偷望着两个女人。一个好像有些妒嫉，一个很委屈。而我那时有些茫然。小保姆带着盒饭，走在正解冻的雪地上。她照顾着两个家，一个我的家，妻子和我孩子；一个我母亲的。小保姆在通往医院我母亲的病房和我家弄堂的道路间奔波。

我已经记不清了，小保姆来我家以前有没有丢过什么东西，贵重的东西？我们人就是这样，面对一种空泛与空灵，认为什么都不重要，好像唯有健康、生命最珍贵。而当我们重置于最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因为我们还要生存，一切物质需求，又都高于所有精神的、信仰的。那是我祖母留下的一个银毡，在阳光下它总发着闪亮的光泽。

我站在小二楼雕花的窗扇前，窗外又飘起雪花。城市的道路在雪中不显得宽敞。保姆深一脚浅一脚，她一会儿踩着没人踩过的厚实的积雪，一会儿又踩着昨夜已经有人踩踏过的冰冻的雪面。而我发现踩着别人走过的雪地，她更容易摔倒。那天我真想冲上巷外的雪地，扶她一把，但我没有力量，更没勇气。

我能望见古城门拱形的洞口，那蹒跚前行的小保姆，向着她的前方，但已是背对我的方向行进。

妻子忽然很高兴，说银毡找到了。我并不知道，这银毡是在哪儿找到的。

我凝望着妻子，回头再望着雪地里的保姆，这样我反复多次，妻子好像清楚我的意思，又好像不明白我的想法。

结果，一切都归于原始的平静了。

但有一天，我在女子中学的校门口又看见了小保姆，她背着书包，散发着披露五三惨案的传单。她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因为叛逆才做保姆？我不懂的事情太多。





紫色贝壳

濒临海滨的山道，天空犹如海水一样蓝。海风在吹，山林间树叶翻动摇曳，发出和海浪一样的声响。我坐在回故乡的车上。车窗外，有跨越峡谷的拱桥，它像彩虹一样跨越崖底的河流，也跨越我的命运。

一个小姑娘坐在我侧面的车靠椅上。粉红色的墨镜框，把她的脸衬得很白。那小巧的鼻子和红唇，她总在微笑。她很快乐，她被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长长的秀发舒缓地垂下。她仍在微笑。

我整个心为之一颤，心想：好像，像她。那是我年青时在农场的女友。

高音喇叭在农场上空的原野，时而呼喊着重录，时而放着大海航行的歌声。渠水在流，郁金香在渠畔的草叶中稀疏地开放。每每听到高音喇叭的叫声，我和琴都知道，要上工了，我俩不能再厮守了。

配电房昏暗的角落。一排长长的电杆一直通到县城。也许我俩与电杆下那狭长的道路无缘。

琴的头发已经有些凌乱，她身上沾着长短不一的草叶。这天，我俩已经结合，所有对彼此那寝食不安的幻想，变得赤裸裸的。一个赤脚的老农，牵着眼睛硕大的老牛。他仿佛突然出现在我俩面前。真的，我像有罪，半蹲在地上，久久凝视着老伯。我也怕看那水牛的瞳仁，它就像一台精密的摄像机，不断地播放着让我当时自身感觉美好，但让全农场人觉着不堪入目的画面。

“生产队长找你，我也已经找你很久。”老农很平静，也许他看我们知青这类事太多了。虚空的生活会让爱情早熟。

谢谢你老伯，我进县城的梦没有破灭；埋怨你老伯，否则我会与琴终身厮守。

终于，我要去县里做秘书，沿着长长的水渠边的路，顺着电杆和电线延伸的方向。琴的心在哭，她脸上却带着微笑，很像今天眼前的女孩子。我却没有发现她曾哭过。

自从这天我俩联系日渐愈少。面对上调、入学、进城，许多青年男女因此分别别。难道人应该习以为常？爱和感情是需要永远长时传递的，如同马拉松的





奔跑。我们因爱的艺术而感动，因为爱情是弥足的珍贵，无论对所有的男女，还是每一个体的男女的一生都如此。多少时间，我们都在回忆，保存那如同超巨星爆发时瞬间的爱，并以一生作为承诺。

我和琴分别了。彼此没有音信，都是我的错呀！

已经能看到大海了：海水和临海的城市公寓。我注视着眼前可爱的女孩子，她缓慢地下了车。一只雪白的手穿过开启的车门，牵着眼前这女孩子。我看到了这次回乡想看却又怕看到的眼睛，淡淡的成年的笑。是琴，她竟没有理会我。

我又回到我现在工作的那个省。对于又有家室的我，只能在夜的星空，以泪洗面。那车站遇见的女孩，竟就是我的孩子。我始终看见，她们母子俩在夕阳的海边孤寂地前行，高大的椰树总在她俩身影的后面。

褐色的礁岩，镶着曾经有过生命的紫色贝壳，今天却已无法取出。



小 妹

山顶堰塞湖的水，安静而平缓地流着，忽然的断岩，使它倾泻而下，形成无数珍珠般的坠落的银链，并在山谷轰鸣，奔向山麓。秋季万山松绿枫红，林间的泉水迎着太阳，聚成溪流，汇涌成河，奔向永不停息的大江。

小妹在林间岩壁的水潭，为她的丈夫和儿子洗着衣，她时常这样凝望着并不遥远的江水。雾霭渐散，好像十来年前那个清雾散去的早晨。尽管，她时时想着初恋，但又觉得现在跟着老实巴交的渔民没有什么不好。

一见钟情是让人迷醉的烈酒，长时间生活培养出的感情也算是醇甜的米酒吧！

没有月的夜晚，林端着冲锋枪。江岸夜的轻风在吹，南岸探照灯光时时划过宁静的夜空，那是大战前的宁静。在小妹的指引下，林在芦苇丛里又找到一只被封锁的木船。小妹看到夜幕下林的眼里放着光，好英俊。探照灯光，南岸那虚张声势的冷枪。小妹的头被林按住，低下。她听到这个英俊男军人的呼吸声。一汪江水恢复平静后，小妹的胸无意间碰着林坚实臂膀的肌肉，她的双颊一阵滚烫。竟萌发了做林的女人的想法，真让人害羞！

林说，他要建设的生活很美，像童话一样美。小妹那时留着很长飘逸的发。





在硝烟滚滚的江面，她为林带的一个渡江排，摇着桨。两岸都是来去纷飞的炮火，江水在炮火中升腾着水柱，巨大的冲击波震着小船，也震撼小妹的心。有人负伤、流血。女孩子平时总在江边轻盈地跳着绳，她从来没有经历这样的悲壮场面，但她看着镇定的林，心理也没有一丝害怕了。

所有部队都胜利渡江了。小妹真希望他俩之间能有些结果或说法。

“我已经不能留在地方上了，我还要去江西剿匪。”林凝视着她美丽的睫毛说。

小妹落着晶莹的眼花。有段时间她一直在想着林，直到与现在丈夫的那个新婚之夜。

她的儿子现在刚初中毕业要找个作，丈夫只听说：她曾经帮助过的那个渡江部队的排长，现在就在自己所住的这个城区里当区长。小妹要带着一家人的希望找林了。

眼前是朱红色区长家的大门，里面传出了让她非常熟悉、也让她剧烈心跳的声音。她还没来得及轻扣那朱红色的门环，忽然，那门开了。小妹竟没有勇气抬起头，一会儿，她盯着已经脱了草鞋换成皮鞋的那双脚。她曾经把那受伤的脚抱在怀里包扎过。她不知为什么硬咽着，扭身跑下楼梯。

小妹早年渡江摇桨时，那长长的发辫已经剪掉。林没有能从背影中认出他曾经的小妹。

如今的江岸已经看不见防弹的草包。堤上的梧桐也已经长的很高大、很茂盛。小妹凝望着飘落的秋叶和人行道上摆动着的日光斑，她已经不想求人。



青花瓶

天空永远湛蓝，尽管人的眼睛会被战事的阴霾笼罩。起伏山林坡地的绿茶树，在溪水畔摇摆着。靠近大理的茶马古道，没有马蹄的脆响，只有战机在山腰沉浮不定的云端盘旋。

马银从战机上下来，他总会找我，像着迷的小猫咪一样，我俩的恋情从隐匿，到半公开的状态。沿着茶马古道下山，路的尽头，就是只有傍晚才热闹的古玩地摊。我不懂古玩，傍晚的霞云映照，人在这里讨价还价的吵闹，才显出一丝